四庫全書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二

宋　陸游　撰

張廷老名琪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

改笛爲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爲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柏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李不

復敢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為生其佳者質温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閟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夢錫常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拆屋别陳詞如今且

以壁為界

蜀人任子淵好詆鄭宣撫剛中自蜀名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東縛

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

呂惠卿何况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弟子請問二客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為籤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為籤亦驗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遣僧則華往求籤得遣興詩曰昔者龎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網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讀之惕然顧迫

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于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為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法勁健過人宗室不㣲亦然然猶是自幼習之梁子輔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左手逾年作字勝于用右手時遂復起作郡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擄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珙被賜數百緉皆經奉御者壽皇即位惟臨朝服

絲鞋退即以羅鞋易之遂廢此局

今上初即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進

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立懇辭

內膳詔權罷令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裹兀子于馬上高廟時猶然

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

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北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北使戲之曰曾服花藥石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三

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築閣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爲分别力欲平之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牓子初無定制且僧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横行乃用牓子幾與胥史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嘵嘵久之乃已

饒德操詩爲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旣不遇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眞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纔三四行性之則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捲俄頃即置之

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誇毀其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燄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𥚃福誘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閤門亦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參止磬折

遂拜令閤門習儀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笏

亦不知起於何年也

德壽宫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四字

今重華宫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御書

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

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

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鼕鼕如

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

今用之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盖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

酉陽雜俎云茄子一名落蘇今吴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唐峽峭壁上明年峽漲有龍起硤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牓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于文學乃克為之聞者為快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

刀邀于望僊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于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為閙者皆笑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絶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官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令乃如蒼頭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

著草屨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衆吏相顧稱善而退

秦會之問宋朴参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為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洪駒父竄南島有詩云闗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
海身

北户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匝月洗兒作團
油飯以煎魚鰕雞鵞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為之
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
者之誤

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覔被頭
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煖而宜

睡天下第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為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為平陸只墳墓自以千計雖欲疏濬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都摩訶池嘉州石堂谿之類蓋不足道長安民契券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蓋盡為禾黍矣而

興慶池偶存十三至今為弔古之地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餘姚縣秘色也然極麗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𤏡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閤愷出使北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𤏡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

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往時執政簽書文字卒著帽衣盤領紫背子至宣和猶不變也

予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于前作胡桃結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帶長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為相始去勒帛及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服一篋袴有繡者白地白繡鵞黄地鵞黄繡裹肚則紫地皂繡祖妣云當時士大夫

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歸鄉後客來亦必著帽與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從其子出仕必著帽遍别鄰曲民家或留以酒亦為盡歡未嘗遺一家也其歸亦然

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華為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瀆廟西廂有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

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為勝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仲翼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為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嘗見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誠不免俗耳

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

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不知何在矣

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禀甚豪嘗謂仕宦當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為將帥攻討羌戎餘不足為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焦氏者為之飼鷹鶻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不進久留泗上表之面叱責之且約不復餉其軍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偽赦至率郡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偽命卒不能越泗

而南所試纔一郡而所立如此許潁之間獵徒謂之

賈大夫云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

咮于翼間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

之舅為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巡官巡官唐

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然北

方人市醫皆稱衒推又不知何謂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撿一卷又以類相從為字會二十卷故相吴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彦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

而消焉其與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令乃能造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莫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廷珪張遇以下皆有之李黄門邦直在真定嘗寄先左丞以陳贍墨四

十笏盡以為伯祖壽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置卧榻愛護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舉篋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寶汝宜謹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時滑州氷堂酒為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劔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劔鋩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横渠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仙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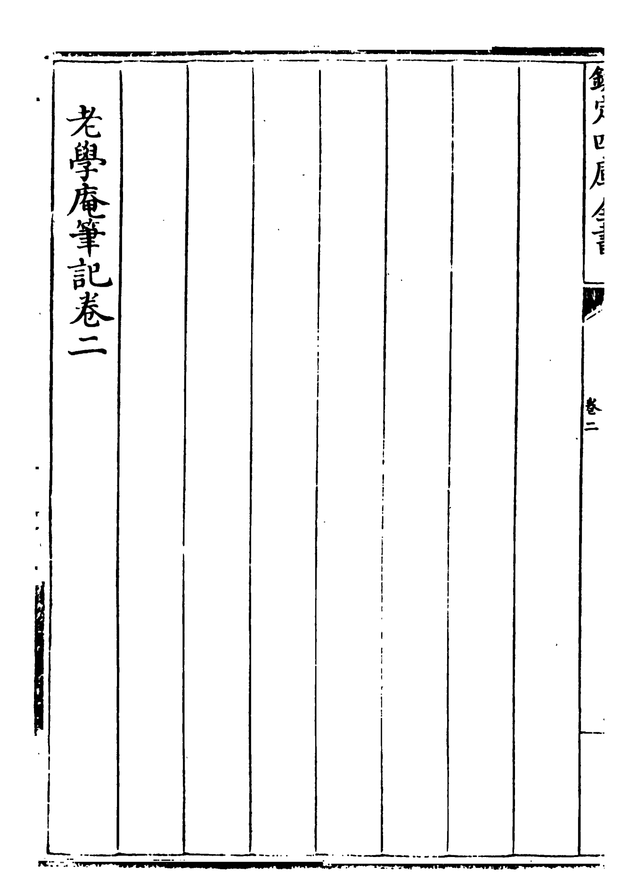
妙語也仙傳載有遇神仙得仙樂一部使獻諸朝曰以此為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契虛過異境有人謂之曰此稚川仙宫也正始乃年號稚川是人字而其言乃如此豈道華所謂凡俗仙人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

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葢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羣道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給幣帛硃砂紙筆沉香乳香之類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兆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為言盜賊大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黄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瑶華宫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葢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卷二

老學庵筆記卷三

宋 陸游 撰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莫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

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撿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厠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于晉室南渡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者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宫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為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于觀之

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善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絶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于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

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蕊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駡之朝夕憂懼若水為排解且以書慰解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愿慤嘗歸淮南省親至七

月望日鄰有住菴僧名老葉飯飯已亟辭歸問其故則曰小道人約今日歸矣僧笑曰相去二三千里豈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嘗妄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弛擔矣予識之已久每訪之殊無他語一日黙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臥內燒香具道其遇師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為歇後非也書溯成五服

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吴益以愛壻為嬌客施全以剌刃為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羽客某人以治產為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為説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懐雞絮號慟墓前其家

大喜因厚遺之遂為弔客足十客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崔言得之傳丈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葢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傳丈博極羣書少崔嚴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啟運宮内臣武師說

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謁入謂客將曰此特監當耳待以通判已是過禮乃令與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為動顏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雍容終禮既退遂奏待罪朝廷為降師說為泉州兵官云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付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

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葢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為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師

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

岑參在西安幕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韋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語意悉同而豪邁閒澹之趣居然自異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正典刑乃先遣

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于庭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詔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誅之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

日或言勝捉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于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益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騶導歎曰人生當為五馬貴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宫留守出為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為或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遺辭之婉

黄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信中者葢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謂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為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絶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

何曾得見好孱顏益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佖宋白修太祖國史久之僅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吳淑修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修五朝國史責任甚重然亦僅進太祖紀敘論一篇紀亦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在餘姚法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荆樹無皮

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剎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剎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敝院是實數守為撫掌

處士李璞居壽春山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拏而上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為越州教授張子韶為僉判晏美髯人目之為晏髯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蜀俗厚何耕類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

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議其偶近暗號也

師渾甫本名其字渾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登第渾甫因以字為名而字伯渾人人盡知之弟仕亦至郡倅無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訟訴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為諫官張

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馮圜仲及僕益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當撾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為言事官而真父戲之如此雖真父豪氣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义蓋僧伽行者上曰可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蕖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軒豁樓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郡子輔作守時所創也

正面南下臨大江名曰來風亭亭成子輔日枕簟其上得末疾歸僰流蜀人謂亭名有徵云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叙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為上品

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官者為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懾服惟其言是聽太不直則亦能羣訟于郡庭而易之予過叙訪山谷故迹于無等寺佛殿西廡有一堂羣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為之長

寸餘而匾狀若𤗈子折竹為籌以記勝負劇呼大笑聲如野獸宛轉氊上其意甚樂椎髻獠面幾不類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中皆被氊毳臭不可邇

孔安國尚書序言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為隸書古為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隸者輒自謂所書為隸古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諂諛然猶趣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牋啟與手書俱行者主于牋啓故謂手書為小簡

然猶各為一緘已而或厄于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騈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諂者嘗執政矣出為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十之一用之于是不勝其煩人情厭患忽變而為劄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

賀之類爲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爲參政始命書吏鏤版從邸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爲例政府雙書遂絶然牋啓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

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賣之甚售

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為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上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鼂張諸公

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閽人云某官來見而苦于閽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牓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禀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羣醫至為謡言曰藏用檐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鼂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寡盡取食之

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為害此蓋禀賦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為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兎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背覺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焮異常葢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至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

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癇疾危甚羣醫束手虞世獨以為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法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招客莫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窺園謂勤苦不遊嬉也館中著庭有園每會飯罷輒相語曰今日窺園

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内侍官為承受實專其事長貳皆取決焉梁師成為祕書省承受坐于長貳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學士院而已

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内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真為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破敵平仙人原潭毒關之類皆創

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竝蔕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瑞花圖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病風者為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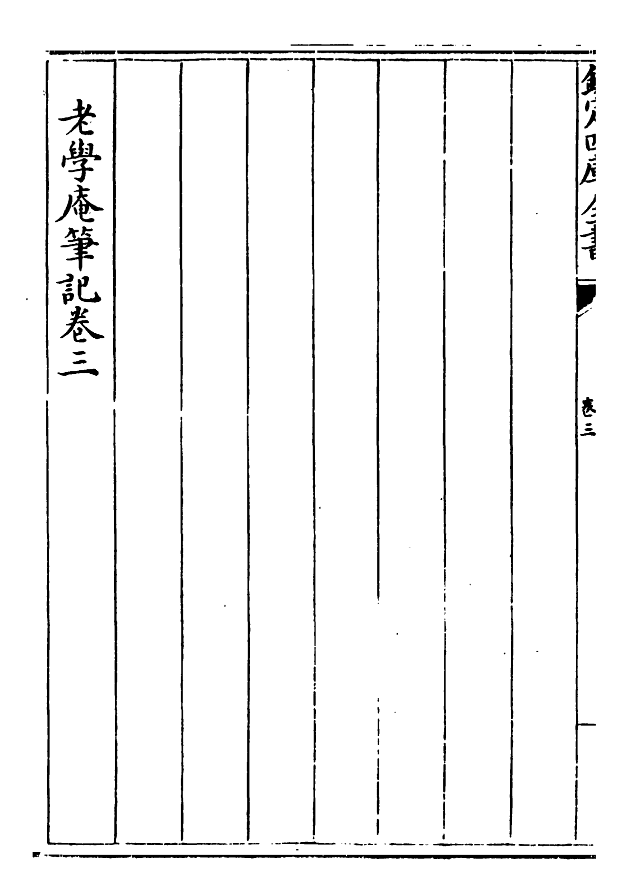
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肆駡不已事聞復還右選除閤門官

宣和末婦人韈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為柄舊矣忽變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彛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旌節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誨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録二人者皆得禍彛叔雖

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老學庵筆記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徐鳳翔

老學庵筆記卷四

宋　陸游　撰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内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隷致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雜立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張益史魏公始撤去見任執政為宣撫使舊用劄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

參政始改用申狀

百官入殿門閤門輒促之曰那行那音糯予去國二十七年復還朝儀寢有不同唯此聲尚存

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興元府以見任執政為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倔强不伏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用申宣撫其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

曾子宣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開以三日卒先後纔一日

蔡京祖其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張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于兵和為陝府教官歸葬二兒復遇盜見殺文潛遂亡後可

哀也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為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絶不復見見者輒以為怪矣

太母祖母也猶謂祖為大父熙寧元豐間稱曹太皇為太母元祐中稱高太皇為太母皆謂帝之祖母爾元符中謂向太后為太母紹興中謂韋太后為太母則

非矣

宣和末鄭伸自撿挍太師忽落撿挍為真太師國初以來所無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故神廟所以養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至中書令會慈聖上僊佾解官行服服闋當還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濟陽郡王及甍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

後豈可用哉

建炎大駕南渡後每邊事危急則仕常程謂專治軍旅其他皆權止施行又急則放百司謂官吏權聽自便幸明州時呂相欲并從官聽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則百司庶府為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往江西則亦分為二曰行在某司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

建康為行在臨安為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

猶曰行在其司亦不忘恢復也

郭子儀三十年無緦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樞密

逾二紀無功緦之戚乃近歲事也

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葢香獸也故晏公冬宴詩云

狻猊對立香煙度鸑鷟交飛組繡明靖康後入於金

奉使者嘗見之

南齊胡諧之譖梁州刺史范柏年于武帝曰欲擅一州

柏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賜死紹聖中謫元祐大臣過嶺呂吉甫聞之嘻笑曰捕得黃巢笞而遣之

顏夷仲爲少蓬尚無出身久之乃賜第除西掖

予在嚴州時得陸海軍節度使印藏軍資庫簽節度使鄭翼之所賜印也翼之南渡後死

辰沅靖州蠻有犵狑有犵獠有犵𤞑有犵𤢿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

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
束于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
嫁者以海螺為數珠挂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于路
劫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偽也生子乃持牛
酒拜女父母初亦佯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
飲至數升名鉤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
隙時至一二百人為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
之貯缸酒于樹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

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謂已為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䟽茶盞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犵狑頗强習戰鬬他時或能為邊患

童貫平方寇時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采武臣曰軍前有勞竝補官仍許磨勘封贈為官户比事平有司計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

蔡京為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為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謀劫敵寨欽廟以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彝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為敵所笑奈何再擊彝叔曰此所以必勝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慄無能用者彝叔可謂知兵矣

綦翰林叔厚謝宫祠表云雜宫錦于漁蓑敢忘君賜詰

玉堂于茆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

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于初心尤佳

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叅政作賀表云蓬萊道

山一新羣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

能及者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

死旬日猶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

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拳其腰間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塡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爲童子時初不識字因埽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

闕修撰守會稽閒喜名一日名之與游戢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覩山外山益戲用公闕體也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鼂以道以道方以元符上書謫官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蹈罪籍可惜也以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没者文章處耳其恃氣不撓如此鼂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其眇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没興主司逢葛八賢弟被

黠兒鷹發細思堪惜又堪嫌一壁有眼半壁瞎

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為名而字文潛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譏其似猫也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

僕射為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

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床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

臺蓋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

間不復用耳

頃歲駮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駮為剝衆

雖知其非畏中司者護前遂皆書曰剝可以一笑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昌軍既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深歸荔枝復如故乃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者

紹興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

唐拾遺耿湋下邽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同官詩云歸報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穟欲蠶眠蓋用湋語也近歲均州刻本輙改為仇香

僧宗昂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復相宗昂

被敕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間曰十年衰病卧林泉鵷鷺羣飛競刺天黄紙除書猶到汝固知清世不遺賢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伯筠工書王逢原贈之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

其題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箆束枯骨耳伯筠聞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陽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迹

予為福州德寧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荊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竒古可愛即令從者薙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大字葢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銅色本黄古鐘鼎彛器大抵皆黄銅耳今人得之地中

者歲久色變理自應耳今郊廟所製乃以藥熏染令蒼黑此何理也

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二縣矣司封殆失職也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時嘗

戲曰豈所謂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舊謂館職為省官故云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詣參政時為學士當制請曰是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雖陛下禁衛三衙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為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不樂

呂居仁詩云蠟燼堆盤酒過花世以為新司馬温公有五字云煙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居仁蓋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淵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向無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

傳丈子駿奏事誤稱名退而移文閤門請彈奏閤門以殿上語非有司所得聞不受子駿乃自劾詔放罪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節鎮及宣和中復幽州乃建為永清軍節度以命郭藥師藥師果亦叛蓋不祥也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一首唐人賈至趙嘏詩中皆有之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却却字為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黄陵廟碑辨陟方事非也古蓋謂適遠為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言上路也豈得云

南方地勢下耶

常瓌字子然河朔人本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從玉雖走吏下令皆然無如之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意使人不可效耳

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公謂此仁宗賜履之國自天聖以來無封者欲請避之或曰何執中嘗封慶國公矣湯公曰執中不知引避此何足為法哉卒辭之改

封岐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為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呰臥綠沈槍蓋謂是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須索酒花前醉初見

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開天章閣賞小桃正謂此也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而荊公絶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于神祖荊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荊公愕然不覺退立

汪彥章草赦書敘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為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并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誤也或云故以戲之

劉長卿詩曰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瀬可用之云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竄不迨本句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為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

俗號拗項橋如此之類猶是謗語予讀鄭畋作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云玉晨鐘韻上空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也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

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髙人也行龔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説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漢隷歲久風雨剥蝕故其字無復鋒鋩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隷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嘗排蔡京于欽聖太后簾前太后不以為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葢禁中語欲遣之

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巳出太原復留

趙正夫丞相薨車駕臨幸夫人郭氏哭拜請恩澤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謚中帶一正字餘二事皆即許可惟賜謚事獨曰待理會平時㣲廟凡言待理會者皆不許之詞也正夫遂謚清憲

富鄭公初請功德院得勑額曰奉親巳而乃作兩院共用一名謂之南奉親院北奉親院

陳魯公薨以其遭際龍飛又薨于位與王岐公同于是

詔用岐公元豐末贈典超贈太師其他恩數皆視岐公猶可也及其家請謚遂特賜謚曰文恭蓋亦用岐公謚用他人之謚以為恩數自古烏有此事哉

諺有曰濮州鍾世不知為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濮州人也問以此亦不能對予案此事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往觀焉

予叅成都議幙攝事漢嘉一見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糾曹何預元立法曹蔡迨肩吾皆佳士相與同樂薛許昌亦嘗以成都幙府來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枝詩曰歲杪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但聞名蓋恨不及時也每與二君誦之

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顔巽父子御史論為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顔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毁抹賂主者浸洗之藥

盡而鈔不傷雖老于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輒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姧黨某親舊故觀望害我公形狀牒時治黨籍方苛峻雖監司郡守得其牒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中胡奕修為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姧奏之黥竄化州籍沒貲産一方稱快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于旁里許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為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即日傳至圜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詡追東坡至前塗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絕却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嚥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

甚故妬而去徑至栖賢欲題所舉絶句寺僧方礱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為笑

老學庵筆記卷四

老學庵筆記卷五

宋　陸游　撰

种徴君明逸既隱操不終雖驟登侍從眷禮優渥然常懼讒嫉其寄懷詩曰予生背時性孤僻自信已道輕浮名中途失計被簪紱目覩寵辱心潛驚雖從鵷鸞共班序常恐青蠅微有聲清風滿壑石田在終謝吾君甘退耕其憂畏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本

厭虛名致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媿少微星北闕
空追悔西山羨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冥冥然其
後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為輕出者之戒世傳常夷
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
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
改題品不號醉為鄉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為俳諧體詩及箋啓詩云綠樹帶雲

山冪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啓云長楸脫却

青羅帔綠葢千層俊鷹解下綠絲縧青雲萬里後生

遂有以為工者賴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

五代之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

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床至直十千一床

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

家藏一臥者有小字云鄜時田玘製紹興初避地東

陽山中歸則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勲業今必無暇及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是甚言語帥為發怒

赬面而簽判欣然有得色

鼂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閒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梁不知果否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桄榔杖詩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邊獨曳桄榔杖林下閒尋葦撥苗盛孝章又誤爲孝標已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字韻殊遠恐傳者之誤也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名于予予曰思鱸至能大以爲

佳時方作墨即以銘墨背然不果築亭也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木棺略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為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輩也必有所據

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轉特進五

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祿光祿轉特進

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

莊文太子初封鄧王予為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俶歸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早世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于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葢寓時字也

尹少稷强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歷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金館于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强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舉筆盡補其所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横屍路隅耶安時卒死于兵可哀也

高宗除喪予以禮部郎入讀祝至几筵殿蓋帝平日所御處也殿三楹殊非高大陳列几席褫枷之類亦與常人家不甚相遠猶想見髙廟之儉德也

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此潘逍遥詩也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舉

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隨州詩海内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況又見之于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鬱然見于言外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彦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

于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
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
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
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
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
囊出少艾取一甎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
火灼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之疾馳不可及祖

母是時未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没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甎事言訖遽遯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為灸屋柱十餘壯病脱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為渺茫豈不謬哉

齊民要術有鹹杬子法用杬木皮漬鴨卵今吳人用虎

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曹詠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若為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為工遂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鶉脯覿以為嫚己大怒與之絶然鷓巴北人實謂之扎巴

童貫為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為金門羽客

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間建尚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為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為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𪾔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熺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于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于其上縹緲若在雲間熺處之自若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為浙東倉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

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屬已而又知吴縣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縣吏呼伎樂伶人即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吴縣放燈名太守為客郡治乃寂無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必請面見守狼狽攬衣秉燭出問之乃曰知縣酒渇聞有鹹虀欲覔一甌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遺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

宦可也彼汩喪廉恥廣為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為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傳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鼉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為諶矣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幕府燕閑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民岷亦小

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矣楚國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親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黳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熏汙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羲之俗書未為可駭也基仲為之絶倒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讀平聲

拄杖斑竹為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

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

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

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

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

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

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黄門詩云蜀中荔枝出

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荔眉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荔施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緣契矣

張文昌紗帽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曾閑戴出書堂皮襲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耿天騭憲竹根冠愛詠不已予雅有道

冠拄杖二癖每自笑歎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率斲作琴樣胡桃紋鵓鴿青高宗紹興初巡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令用土産勿拘舊制

東坡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毘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閒之蘇季真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鼂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别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

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絶淡埽蛾眉篸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于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辟終歸趙干將不葵吴者見于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巳丑卒于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為工時少游已没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吴武安玠葬德順軍隴干縣今雖隔在敵境松楸甚盛

歲時祀享不輟敵不敢問也玠謚武安而梁益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之吳忠烈云

姚福進者兕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强名於秦隴間至今西人謂其族為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于陜西西人為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玠能書今閬中錦屏山壁間有其書奇偉可愛

成都江瀆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坐從者

甚衆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趙諗題字字既凡惡語亦淺拙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高葢希時事力詆元祐故有司不復計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吴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予嘗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闕唐諱或謂真本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經生書耳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堂亦

極脩偉絶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地兩肩有汗迹

老杜海椶詩在左緜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簽廳門相直簽廳乃故錦官閣閬潼川尤多予未見也

成都石笋其狀與笋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絶小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

石犀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陜之鐵牛但望之大槩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宫觀宣和中鼂以道知成州有請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住宫觀不合再有陳乞遂致仕而歸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丁晉公為轉運使始遷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

關使于白帝屯兵下臨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則夔帥不能親將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則關先不守夔州必隨以破可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已平乃移夔州晉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復為豪傑所得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復徙一城以就形勝耶若雖有外寇而其地尚為我有乃捨險就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陝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為郡之樂白樂天詩乃云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又云

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玉壺氷以今觀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當是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為哲廟言章子厚以隱士帽紫直裰繫縧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强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為翰林學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真姧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鏁廳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試所業

通者方聽取解至省試程文紕繆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贖銅放永不得應舉天聖間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詔文臣許鏁廳兩次武臣止許一次其嚴如此近歲泛許人應博學宏辭遂有妄以此自稱或假手作所業獻禮部亦許試而程文繆不可讀亦無以懲之殆非也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為源白渠溉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

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灌尤廣衮數倍于白渠涇水乃絶深不能復入渠口渠岍又多摧圮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閞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虚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

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沈義倫謚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議者執不可而止張知白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請改謚文正王孝先爲相亦不肯改歐陽文忠公初但謚文盖以配韓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

定策功當加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公論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謚文公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李允則真廟時知滄州敵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為礮敵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為礮城亦終不可

下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虚靜先生號䝨賦役自二十五世孫乾曜始時天聖八年也今黄冠輩謂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獨謂三十二代為張虚靜亦非也

老學庵筆記卷五